

攻

媿

集

一三





攻 媿 集

(三十)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七十三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壘。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鳬此之屬。一一如生。裨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詩多矣。吾友趙其甫。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鑰老矣。習氣未除。頗爲是正一二。目昏成癩。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膽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其甫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其甫祖其餘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騏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騏。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騏。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天人也。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洺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鐔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鐔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倣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倣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倣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剽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顯于慶厓。嘗出居庸關口。伐戎會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勝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爲正。尙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灝。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

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寢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鎰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榜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爲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榜東坡兄弟小錄。與焦榜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案〕此下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齊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榜

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榜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燁子岳父溫參。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國曾祖季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溉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邱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邱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

輩淪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爲書之。師老于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氏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闌。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槍幹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旣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潁州父子厚善。嘗書潁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爲少公二子适遜之婦。觀此祭潁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潁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从。从辛字才叔。居宛邱。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鵝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既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僭耳及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卽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邱。嘗敍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于陳。嘗爲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敍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卽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鵝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故潁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爲玉雪。○不緩不拒。集

不絕。○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以爲吳興新集，集無以字。○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乃爲差久，集猶爲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袖有投虛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苦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爲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口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尙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氎作疊煖作暖祇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爲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郃始知其爲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卽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郃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厯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鎰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羅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荊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敵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旣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

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爲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眞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爲之

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虛我主器。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日月有時。惟是窀穸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宮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雖多用盤詰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昇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疊令譏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譏。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萬熙改元。考試嫠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

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于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曰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鎬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尙如此。甥壻盛箕號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鎬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鎬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于同氣。其卒于婺也。往爲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幾。鎬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于詳。鎬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于是年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

菴于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尙存。從子深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鑰實知之。時諸父多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倖卞公養直園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攷也。鑰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

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鎗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閩境獨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旣平。改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嵊。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鎗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敍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澗。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顰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爲錄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儻獻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寬以達于正堂。但得引實。

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做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案〕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跋清園居士臨修禊序二首。今並佚其文。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于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爲人所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攻媿集卷七十四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案）原目：此首前有跋五諫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旣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概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鑰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侑之子。與其兄昆隨偕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輜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輜事。攷其家譜。子孫爲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爲誰。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眞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閱、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尙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藁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鑰少隨侍溧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爲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

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漂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疇昔。謹爲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 呂芸閣 大臨 蘇後湖序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卻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尙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醉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爲今佳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爲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爲執政矣。神宗亦曰能。

爲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爲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爲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渝墨。尙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繁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爲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迨天台贅倖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潛山 王侍御 伯庠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潛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酬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鑰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剡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

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爲守。與敍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盡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稗山侍郎有重名。從子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濡毫漱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惠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籀書者。卽此碑額中字也。欸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爲楊字。殆未攷爾。州蜚惠三字皆在系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祕書卻未攷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于秦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鑰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

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爲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貲爲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俞皆爲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之師，先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鑰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晦之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懵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

招戴道士彈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知爲誰氏作。後閱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爲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爲好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富貴。康寧壽考。爲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爲吾鄉衣冠盛事。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豔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于八行之一人。又遡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爲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敍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論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旣碎于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于故書中。始知于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予之大父少師爲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燬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爲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爲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爲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卽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尙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卽文惠王之舊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爲曹娥監場涓。以刪定官爲南康軍簽判。浚爲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爲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臚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于今已爲明驗矣。旣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爲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爲稱首焉。闕文尙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佞。于史氏之門亦云。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礪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尙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旣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闡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祕書郎。是時事旣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尙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于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

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于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侍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尙書爲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旣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士襦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彥思，伋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警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遂巡旣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謬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償，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緗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

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果。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脩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履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集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爲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季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旣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卽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最酷。遠如昌國。顯顯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旣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伯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竄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椎牛釀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卽撫定。軍聲旣振。寇望風而卻。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貲產雖寢不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人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羣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豔。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鎰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非一。鎰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俛俛然無所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

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唯類矣。又聞秉義膏慶壽。百客皆集。有塔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爲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于有司。不可脫也。卽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塔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尙父圖云。往時李伯詩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前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詩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于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頭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旣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集卷七十五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爲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爲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爲曹公後。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尙茲。

跋趙唏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

別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迨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壻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成。唐五季間爲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爲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爲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爲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上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變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墮素守。春秋猶且倚閣。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篋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訢、洎、篋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耶。

跋巢經唱和帖

向鄉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奐

鄉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鍾。後或歲

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隨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四字似誤。呵跋檀國。胡密丹國。竝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

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撰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荊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纔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旣列于前。皆曾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闐。蠕蠕。高麗。于阇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韃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尙有可疑者。旣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尙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卽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此蓋其自

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楊木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寶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爲犄角。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竝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荊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初疑芮芮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芮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敝廬。俞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闐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穴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尙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甥祖臯中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滕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下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旣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

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纘卅年。而疾弗豫。召公大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微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鵂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魯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葬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彩殊勝。聞天台有真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尙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戶筭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致堯詩卷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棗。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旣得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尙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承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姝適宗承之子迂。今其子侶樓出也。攜以求跋。爲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于別卷。明日又書此于五堂直舍。俾侶襲藏之以爲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隱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尙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于近世。莫盛于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爲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爲戲。非博記詳取。未易爲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溼。何以爲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闢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于告老之餘。叨廡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于崖下。

近見費補之袁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閨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甫。山承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于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鑰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燦。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于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尙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撻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窓詩帖

鑰。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爲貳車。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璫。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開。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泊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卽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于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

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辦。識者以爲曲盡先君。尋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遷檢詳。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鑰代書之。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衰淚橫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鑰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道止此。又以見前良相子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彥直楚薌圖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草木之名。雖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卽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爲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採于水中。芙蓉在水而欲舉于木末。皆此意也。又嘗于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暗香。他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而後世以爲顏子不疑。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間。牽挽至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薌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爲同年。

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紮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爲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縣遠。爲本朝勳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于丹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泊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尙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嘆哉。大卿、鑰姑之夫。

也。從其孫額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尙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鑰。且求跋。鑰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鑰謹攷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跋周侍郎聿三帖

鑰衰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爲伯父行。使關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于鳳翔。長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于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游石淙詩序。曰。鑿制。鑿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

淙者。卽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遊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左奉宸大夫。丞薛曜奉敕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陂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卽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卽晉石崇之金谷。攷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匱之爲月。璽之爲聖。圜之爲國。至之爲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爲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家。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公魯卿少仕于堯。有手板裁香櫝之句。此簡真闕里物。又傳于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旣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

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鑰方閒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敍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敵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敵而自沈于黃河。金人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鑰同爲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爲指授。後汝述。汝達。汝適。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興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于沖寞。郭象爲注。義造于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于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爲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爲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荊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荊公專以末篇天下爲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旣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于後。以老聃爲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

儒爲家。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爲前此未有發此祕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于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爲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于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尙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集卷七十六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是以知大參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鑰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真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旣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獻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僂。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

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若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

得難言之祕。道德二經。世所尊尙。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金。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譜。尙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如此。子旣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續文。而尤篤意于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旣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于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王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僖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于書。倉猝中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

中疑卽懷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懷實姓氏。蓋徧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于徧裨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橋杌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未有云。大順初懷實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懷字惟集。韻與喜同。他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橋杌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懷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尙不書月。王君遽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竝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旣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爲昭宗之敕。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爲僖宗中和之敕無疑。豈中和間懷實已爲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老懶。未能詳攷。尙有待于博洽之士。王君偶未攷橋杌。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頌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註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

蛄也。荀子所謂播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于叔重。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于淺土穿穴。人或取于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于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蟪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蟪蛄而徇俗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蚯蚓竅。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一卷。冰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耶。

淳化本修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篆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尙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

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爲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于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爲長男長女。坎離爲中。艮兌爲少。又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于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枋。而不見其全。後承外府蜀士呂澤甫疑之以聞。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留爲太府丞。同官爲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叩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爲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于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于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嘆仰以還。罄其謏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所以尊尙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傅、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卻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桑百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厯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爲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愴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

與陳簡齋同
被召省劄
被召不出

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

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鑰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圖。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燿童子科。鑰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于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爲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于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于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廢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治澣。鐫板以傳。爲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攷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尙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甫金石錄至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

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鬻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旣全取歙州鬻三字。又移明易爲惠系。皆取其半。歙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舉石事。異苑謂曹公同土。蔡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年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簾似竹。于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最。之類尙衆。此旣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見者固已踴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卽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于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鑰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于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紉。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而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

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于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韓从玉。从壽。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間舊有嵩山圖。丹靑故暗。揚州伯父設于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峰詩于左右。鑰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鑰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北客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于樂石。于是鑰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于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后山先生陳無己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疊潛書。潛卽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傳焉。三十六峰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于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鑰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尙淪于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

涉五載。其詳見于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鎰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攻媿集卷七十七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于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杵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于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樂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是書未詳孰撰。攷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野集繁露諸書。斷以己意。名春秋會義。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

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于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于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爲求石刻于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碣磧列于璠璣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臯。不惟于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

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掇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爲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子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儼爾籩豆。飲食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墮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至今解字有戲綵堂。猶以爲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遊。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考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

與大臣爲寮友。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于毘陵使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于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槩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哀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陣。原于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毘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于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卽其制也。毘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卽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旣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尙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旣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于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于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尙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政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面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圓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奇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鎬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于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勳笏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鎬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廩仕，不知其他也。鎬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

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于至和二年，頽圯已甚。齊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于鑰，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槩見于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識，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鑰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亦不嫌于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爲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輿東坡同官事迹

慶厯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穀、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旣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于時。而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歡甚。有迂新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椒，一爲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實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羈事。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

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于學如此。尙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爲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鑰隨侍括蒼于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爲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爲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爲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于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醜。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五世孫樞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爲銘。謂鑰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燮以吏部知九江。樞以特科爲丞。燮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忤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

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尙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爲令。嘗爲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
放 樂 暢 達 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爲可寶。余于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爲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

坐客爲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爲儒。鑰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爲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爲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爲司業。陳公少南爲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燠。力學未效。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于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鑰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

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公相文縝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薌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關全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爲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巒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貌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樂荒閒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泊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旣退復來、求去未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卽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爲殿試編排官。楊渾甫爲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爲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爲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爲不然。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證法尙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爲證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證。沈約扈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時證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清每畏于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于天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翕然。鑰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